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 代汪尚書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累贈太師鎮

國公妣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臻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康

國公尚仁宗皇帝女秦曹國賢穆明懿大長公

主

父忱故任少師潼川軍節度使累贈太師雍國

公妣唐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十九狀  
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  
章聖掌內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鎮  
盟津移洛陽歐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皆  
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歆艷謚文僖鎮公在慶厯  
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莊定公存領三  
司鎮公為副使奕世光顯至康公而愈大公雍  
公第三子以美穆之孫政和初授宣義郎七年  
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靖康元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親避地湖  
廣累奉祠祿紹興三年添差通判台州歲飢方  
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譙門下守欲設兵衛公  
曰是促之為亂也亟開倉俾以次受粟無敢譁者  
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尸諸市一境安堵  
公時方年二十餘由是教名籍甚四年通判辰  
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台峴七年通  
判明州太守尚書莫公將知公明敏郡政多決  
于公除直祕閣後政以苛敏自任僚吏重足而  
立公獨以理折之不為屈又加敬焉十五年除



提本淮東茶鹽引并改除兩浙轉運判官時方  
繕治行闕增葺宮城公與臨安守分任其役率  
先告辦除直徽猷閣進寶文閣漕司有積鏹近  
萬：或功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  
為時宰不樂遂罷歸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  
時金帛方通官吏希賞趣辦過豐一切取給于  
民怨嗟相聞公日力言于朝人皆危之公日目  
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相亦察其誠遂為  
減入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費歲用多  
請于上公革去宿弊帑廩有餘遂乞罷大農歲

給又儲三年之貲為備用庫明年進直龍圖閣  
知婺州公入境閭歲方苦旱即齋素黜禱首祈  
于星祠香火未收雨已大注邦人欢呼已而霖  
霖不已公度必有水患亟募客舟百餘艘入或  
以為早計一夕水暴至城不沒者幾數版浮梁  
既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公坐城上  
厚賞舟人競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計  
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留生立祠至  
今奉祠三年丁癸國憂服除知衢州過婺圍境  
送迎近世所無也三衢大火公以民居侵據通



途不因是時一正之害未艾也乃訪古溝遺跡  
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大以為便嘗治一  
豪民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公必欲竟  
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皆寬之二十八年除知  
撫州抵玉山以病旬歸是冬召赴行在次年陞  
刑除太府少卿七月除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  
使公嘗領浙漕事至是十四年再至人以為淹  
回而公曾不介意振奉戢事視昔有加居無何  
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欲得典禮備御  
筆委公專領辦設公晨夕不少懈訖事進右文

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以應辦積  
欠民戶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為郡邑首即售  
物不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還之明年七月除  
叔戶部侍郎先是御史中丞汪公澈論版曹缺  
官當遴選太上問誰可者對曰錢端禮可故有  
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月兼叔知臨安府  
公嘗建明用楮為弊至是專委公經畫分為六  
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易見鏹數百萬三十一  
年八月丁雍國公憂次年今上即位公取故諫  
議大夫忠肅陳公瓘所撰芻說中二十事為



之說號曰正論進之時边境方扰公言戰守為  
尤詳其畧曰當今國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  
然圖大之計不若從是而務實張虛穀蹈實隱  
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可恃者獨一列錡而  
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避舍宵遁或全軍  
陷沒或逗撓不進間取小捷以欺君上公肆大  
言然無成效幸而敵人自相殘滅不然可為寒  
心今金主新立陛下嗣服之初所當講聘睦鄰  
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理邊要外與之和而不  
忘內修中原之民將見襁負而歸王化矣上每

為稱善賜親札曰卿世積忠孝姻聯戚畹雖居  
憂于外乃心罔不在國家載聞奏篇備詳忠說  
嗣有聞見無憚剡牘公又奏曰陛下訓練甲兵  
申命將帥人人賈勇無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  
戰蓋衆寡強弱既已不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  
之將遠足以餌虎口耳今彼勢雖屈而事力尚  
強未可與之較勝負今日將帥非無忠義之士  
恐為匹夫之勇乘危撓碎貪小利而忘大計使  
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  
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強敵不惟



終無所益以致寇兵願陛下深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無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戎狄俗尚殺戮然兩世俱遭篡殺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入豈有利哉藝祖不血刃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內歸仁焉陛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為先自可以鞭撻夸秋不在于戰勝不後定也今彼殺我亦殺彼圍我亦圍諸將疲于奔命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虛名招實禍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

若將帥妄希功賞誤國遠圖後雖擊戮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鄰好以懷柔為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障遵養時晦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內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現注措施為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机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為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為耳今士多持以為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為之



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虛費民力有用兵之名  
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  
為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  
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反  
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  
取索符擄入衆是鮮已開為具師張本敵人犯  
邊淮東自必清河淮西自必渦口兩處當豫選  
臬將委之拒捍維推六合和州當為蔽援須擇  
謀略三大將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  
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為間探不可專恃

陸贄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  
兵居後為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于  
沿江如采石宣化鎮江三地皆當戾備又須遠  
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郵諭  
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  
須以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設一路敵知  
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取之失宜反為所  
易故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  
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二年寓吏部侍郎上面  
諭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仲



通為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更或有調發不易應辯公奏曰臣頃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忘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為會計錄上之後自度牒既五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內庫取拚又不在此數而卒已調兵為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上曰直須恢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

是望陛下聽納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長貳同到都堂右相問兩淮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訟公曰此事体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內分撥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敝若無名橫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說之曰公鹽事差可為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數改法亦重事



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  
可以奉行後再論監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數  
萬道尋有旨且給一道萬然竟不施行時左相  
乞出公因對又奏今廷臣羣居密議但以和戰  
守三事為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  
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變奈何三說不  
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已當何如耳上極  
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夸  
狄多洋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夸狄非不治  
也以不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

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澶淵之盟為中國  
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  
教又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君主之用心也  
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為本太祖灼見故  
以不殺為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  
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  
者迎合可以保爵祿世受國恩蒙陛下非常之  
遇臣而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籙之潰為戒耳  
早決固是為社稷至計上改容欣納云卿論事  
甚詳因賜卮酒且云卿可見湯思退論朕旨令



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相府宣諭右  
相遂行三月充淮東宣諭使王公之望使淮西  
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以下無術制  
春秋以至于亂者多矣惟有唐制頗利得先後  
之序和土番有終始之謀五代石晉之事尤不  
足言自完顏亮入寇于今四年天下不得休息  
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無虛日官爵不足以  
充賞錢各不足以為用內外急迫上下煎熬而  
議者不泚維大計惟空言以承虛譽抵牾而要  
利權固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制春秋在

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致太平今兩  
淮名曰備守：未必備名曰治兵：未必精欲  
增兵則餉饋無所從出欲增備則人力所有不  
勝虽使敵不犯邊但見日以自困今所以未長  
驅而來者蓋完顏亮聚車未遠慮挾彈者在後  
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又河南困  
敝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二元帥使自經  
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之為利南北均  
焉或以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說為勇為忠為剛  
以今日為懦為怯為弱此不明事机不計事實



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為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為怯？與敵角逐而不能勝，豈不為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以來遠人，可不為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不謂忠？以柔克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絕？前日敵帥力言四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有可高權，未至遽行。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衰漢淮，甸重相邀，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訟者何以處之？昨卜使之行，自未無此體例，為彼推沮，以自取辱，蓋緣事多輕發。

不思後圖，茲蒙遠擇，俾宣德意于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取悞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說，御筆付三省，又奏向者經營鞏海州而終不能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仁，至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剗掠重，扰其民，既而又不能堅守，為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無餘。若此，望輦食壺漿以迎王師，唯矣。陳蔡順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遠足以離人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道路，或謂吳璘已失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不



則可見用兵無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徒無益正恐衅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能為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強馬壯未有如璘者。力尚不敵。况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權李橫敗衄之後率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尤為烏合。殿司一軍為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郡起廢之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戎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必為邊患。而淮城邑半為丘墟。雖

欲堅守戰備不具。又無兵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是棄之。萬一彼留戍淮上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危道哉。雖欲與之連和彼必偃蹇。邀索何以應之。靖康詔割三鎮百官廷議奉朝皆謂寸土不可與人。後敵騎長驅事勢窮迫則或言割地。或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下遂成大變。前日議臣相與太息而已。直可為痛哭也。臣所以墮胆肝吐情實願陛下參考前事永以為鑒。早定和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民為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蓄積



以富國待兵力既壯机会可乘惟陛下所欲為耳又奏專言用兵者嘗謂敵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一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復如何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之說果如何有自獻其說欲折服人使用敵國之禮者及從而遣之則辱命無所不至使至今和好不決則未見其折服使人之效也有稱長安譏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師取一德順尚不能有則未見其譏笑取長安之效也凡此數事皆可攷驗誤國明甚不可掩

願聽言則審其忠實立事則斥其浮議幸甚五月公至揚州願詔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略已具揚州城補葺破敵全無樓魯何以客人借使有人須積糧為一城之計可也設敵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容二十萬則揚州蕪然在後誰能堅守瓜洲兩小城不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禦止如此泗州邈在淮北如敵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則光濠近則浮山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過浮山寨却奪如女驢馬泗州恬然不知



或敵入徑度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州必先  
隔絕此不待圖上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  
海淮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列騎之敗是  
也今營屯備守皆廣將士亦願賈勇其如地勢  
平曠分布難適聚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  
守一方則臨事難應大敵今列室一軍分屯外  
在寨者不滿二萬自以為憂止以前出後空別  
無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兵由屯江上則敵可  
直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  
軍須調度糧饋犒賞金帛官爵今計日籌藏可

充其用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  
一軍亦可以安邊民助軍餉亦若決欲守備如  
全湯之固前日蓋嘗大有所費矣皆徒勞而必  
不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無一可故曰用  
兵難而守亦不易罷揚州牧馬監塞楚州滿浦  
關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盈資皆公措置之  
大略也既至盱眙泗州宣詔犒師與守臣遍巡  
城上現覽形勢時准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  
夏金人蓄銳秋必犯邊彼以重兵得泗州即去  
則于我無利害不必與之爭鋒若守而不去則



合重兵絕糧道是不戰而勝也若彼得泗州而  
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陽軍之  
類是也朕調發知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  
守泗王琪以殿前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  
合淮西自有王彥張守忠等敵兵雖衆何足憂  
止恐調發不反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便遣三衛  
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州別有所見即具奏來  
時審訖官胡昉揚由羨已回兩月金人數言聚  
兵于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有未通書遣使知  
揚州周深提奉茶鹽吳玘謂彼計如此必有所

待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鈞致彼帥之意然後審  
處其宜公為聞于朝謂兩淮與金人各為屯守  
之計彼既清野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戍  
屯其意各欲安靜然彼此未絕關防欲休不得  
休欲靜不得靜則饋餉不減于前日戰守相去  
能幾何緣國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來今遂  
南北阻絕周深等恐因循及秋敵情難料若彼  
趣和之意欲速則具師之奉必急兵一交鋒所  
傷必大若待其無禮侵踰而後與之盟曷若先  
事通情可以款其意因具以深等書上之回至



楚州又奏論前此屢通元帥書使命終不曾行  
訖論以無果決所以致彼之疑必曰既不遣使  
又无礼幣謂我通書止為欺兵之計持空言以  
相誤也布薩忠義散布薩舊作僕在邊累年若  
成和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強  
則自取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激功  
利今雖與之書彼必持此說沮格其說不若硬  
遣信使直造燕山一則可見金主之意一則可  
伐布薩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江淮以備不虞  
或不納我使納而過有邀求則屈在彼而不在

我兵以曲直為勝負不系強弱衆寡前日完顏  
亮之事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  
州兵少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敵  
人伺我不備衝突泗州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  
泗州終何能為卿當按兵持重圖之六月歸奏  
事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陳仍言守備疎  
略恐敵人入寇再对上問兵力險要具以實對  
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令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  
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候七月回  
至鎮江被省劄往楚州以此体度應副北人登



舟至江口得盱眙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  
廷謂來朝未可知若遽往而守待日以彼無來  
耗勢必空回徒致衆候候報而動庶合事机又  
遣屬官楊由義赴關奏乞遣使發兵云北人未  
期皆是不定之期未可信憑今又無耗敵情狡  
詐常慮別生奸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  
若只發兵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  
其陰謀若只遣使以候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  
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礼兵以  
防其變若使至北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

後抽回軍馬脫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戾兵固  
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虽不武實无所惧所  
以至于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机会後必噬  
臍望速賜睿旨施行數日又申朝廷乞速遣使  
介以示信彼見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  
入者兼使人見敵酋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  
即遷西城所有不过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  
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于遣使若使命既往  
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礙至再三設當  
定矣書中務存大体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未



書中辨曲直之語却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難處當少迂避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則使敵人知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內之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已則戰以和為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說無從而入不必待其書來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于計為得八月由羨回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內引上云錢端礼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親納宣諭劄子係奉圣旨令將海泗二州戍兵先

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杞為本司參議官是日招刘寶及參議官以下與由羨令說公大言曰某屢于内殿奏和戰之议未决且當固守边圍現敵情以待其成奉勅皆未可輕必不得已而為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彼已求四郡之地前後虽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敵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割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彼乘虛據之自言收復不以為我之惠他時别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某不肖付之一路事



一已去就至輕此事系天下休戚斷之于心  
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訖定始可  
訖之即具申奏力論撤戍不便緣系北界回書  
未到之日承降指揮今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  
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訖之事北界書中悉  
已相照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未定只  
撤戍占據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宣聖旨  
示信之意他日難以口舌爭也又慮未曾遣使  
交割撤戍之後敵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  
盧仲矣之語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

難以申明待報恐致誤事乞暫赴行在面奏曲  
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別有事宜速具奏  
來遂上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挾日金字  
牌至奉御筆覽卿奏劄欲遣使事朕初遣卿為  
宣諭意在肅軍政明守備二者皆無所陳卿當  
諸與將戾戰守主和議非卿事也雖金人屯于  
淮北亦須待許我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  
則將帥之任安在哉撤兵可早閉邊無害不可  
遲延即日便宜施行卿恐兵一動若彼不回書  
而發兵則當如何卿欲奏事边上未可執卿可



頻具奏來翌日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速赴任  
行在秦事公亦乞罷遂請刊寶面付撤戎省劄  
仍與定議候朝廷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敵  
人先得書知是以海泗與之不是白桑兩郡日  
後免于邀索是日發下宰相與布薩書登時入  
遊盱眙申齋書已過北界九月癸未朔得旨過  
淮上措置撫于軍民以二州撤戎人民南奔也  
報差魏杞奉使康潛副之庚寅盱眙報撤戎人  
回卒外招撫司申胡明兵馬已回敵已薄海州  
而未入公申朝廷云自至淮上兩具申稟又遣

幹官稟議乞發兵遣使二者兼之既而被旨撤  
戎即具奏合候使行議定之後正防奸詐尋蒙  
聖書切責已即恭依近北界射過榜文已相見  
欺未知厥後之意方今兩州未受奉使未過正  
是危疑之時雖飭諸將戾備竊恐兵力不加累  
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  
誠恐死無益于國耳尋報金人有入寇之意蓋  
遽得二州反以我無信具以間望日敵騎已入  
泗州民有不及南渡者或削其足海州歸正人  
亦多被害兩州積糧尚二十餘萬半為居民之



所焚餘者皆為敵用壬寅得御筆已令王琪起  
發劉寶軍馬有分他在處者可盡抽回不可使  
兵分詔劉寶亦如之公奏敵人貪婪無厭既見  
撤戍遂啟奸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  
北生靈俯從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  
大信彼宜應答如響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說  
此殆天正之時也夫無事則尔憂有事則不惧  
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為禍先不可輕敵  
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變或妄為陰謀別  
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

師持重以乘其弊絕其糧道挫其銳鋒以逸待  
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參知政事丁未  
報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兵部尚書都督  
府參贊庚戌淮泗報金人侵廬州本州移治初  
頓遇守壽春金人系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  
璉守廬謂敵已渡淮徑入焦湖郡人奔迸致溺  
舟狼狽甚衆既而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  
督府既建宣諭司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盱眙  
錄到來書副本正錄先得副四郡遂致猖獗如  
取俘擄等事決不可縱事項斟酌不宜欲速若



固守道理使知我不畏怯乃所以速之也癸亥  
差充大禮鹵簿使十一月癸未探報敵騎已至  
濠梁盱眙守移治天長奉使楚州敵未渡淮而  
盱眙大火軍民奔走一路震動因取所遺錢糧  
自燕館郡治民間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于  
清河死之進據楚州初金人本不為渡淮計而  
一旦至此豈無自哉丙戌公赴滌既对上曰前  
後廷臣訖論敵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乙未上問  
欲遣楊由義持敵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者  
公奏臣聞王抃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美行

知事之詳又亦審細自願一行更望召見察其  
入而用之上欣納數日遂行丁酉下詔親征戊  
戌上宣諭卿議論實忠于國欲用卿為執政公  
控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樞密院事亦有諸宮  
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壽宮亦有諸宮  
燒香之議人心愈搖太上宣問近事宜公奏金  
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陛下亦有所備所以  
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陛下此豈小事願陛下  
不可輕動太上開納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訖



峻其法禁公曰朝廷鎮靜持重人當自寧豈可  
家至戶曉也閏十二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  
呈文字以左丞相陳公康伯疾也公奏遠見付  
出王之望奏金左副元帥見在滁州恐王抃徑  
往都元帥處則于左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  
本別寫發往左副元帥處臣竊詳之望建三策  
欲放彼處人至淮用兵掩擊今既過淮之望又  
在江上若見得可擊必已擊之以矣而乞再通  
左副元帥書可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  
以背前說乃所以盡忠望然而行之乙亥王抃

到闕先是上嘗宣問敵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  
虞允文對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  
盧仲美約定方可議耳抃至書未啟封上復問  
允文奏定有需索恐難應付公独以為今既駐  
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無不遜之言欲和本出  
彼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果有難應不足從  
也及見書止是欲世稱臣國書用名後用再拜  
皆舊書元定項目內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別  
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說公  
曰而今正以未能制彼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



一言半詞為輕重但執其事机而已虞曰且如  
和尚原最係川蜀襟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  
巳年以前舊界為定若于內不與和定不成公  
秦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卻以求何以應  
之况與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今  
既以皇帝兼稱則名位已正雖曰稱臣是敵國  
與向日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幣此三事最大我  
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爭是求衅也  
謀國當思遠圖始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  
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為治兵親死之計

臣乞先罷專任能者爭辯至漏下數刻方定虞  
已承命明日又許秦王并行只理合乞令秦使  
朝陵復一事上曰不若且休待事定了別議公  
又入秦第一次遣使莫若安靜庶幾他日有事  
却可與言并遂行十二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  
樞知樞密院事先是已得差遣入限五日內出  
門秦除其令論館職不當限員又論人才當須  
自外召三五人面論然後審擇而用上皆從之  
秦使過界北軍已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  
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德崇用虞公以為



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蓋書  
王剛中奏事苗身上以為問剛中奏此事具見  
曾布實錄不當復用錢端祖欲改慶元文有不  
同之論臣以為當改御筆欲用乾統西北虜曾  
用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  
上親祀園丘公為禮儀使率百僚班賀于端誠  
殿庚申充德壽宮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  
中待御史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在執政公  
即再出乞堯封除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  
云朕已宣諭堯封朕以公選用才即非私意公

奏曰既移台諫愈不自安上曰決難請去己卯  
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曦殿  
奏事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訖恐  
未可去上曰和議出于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  
公亦奏大臣進退所系非輕公又奏乞從台諫  
之言間陳累數百言退復文字辛巳御筆朕念  
即位以來股肱鮮克勝任倘得其人不以私義  
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曾無青愆見于論疏抗  
章屢上丐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浮言之  
易具卿宜竭節推誠亟安厥位毋以小嫌拂朕



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亦再三諭不當去位又云只如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了得丁酉寒食公奏欲上先世諸王冢上再三宣問因歷叙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遠不緣私親是日約族黨具集表忠規焚黃兩宮壽殿並賜酒果以為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為援典故以長子偉節為直祕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既薨于位以少師大規文致仕公奏逆亮內寇康伯以重德鎮浮陞下踐祚康伯以大忠翊戴宜旣贈典遂贈大師已而王剛中薨公亦稱其竭忠輔治引詹

大方故事之贈七官外更加贈一職以示旌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公既行相事兼樞提奉玉牒監修國史八月乙酉詔立鄧王為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午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規仍奉朝請踰月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貶而勇退之志益監七上章求外祠始改提奉臨安府洞霄宮辟日宣坐賜茶褒諭尤渥四年秋起知寧國府仍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靜幕府省文書蠲時零稅八萬餘緡一方為之鼓舞建炎初巨寇攻城故參政莊簡李公光力



却之奏為立廟境內有麻姑山地曠多歲奸盜  
公奏立砦仍置官邀巡百廢具奉不加鞭笞而  
租稅如期郡以大治雖鋤治奸猶終以恕行每  
曰治道去太甚者尔六年四月丐祠六月知紹  
興府力辭而歸九月申前命辭不获免遽修荒  
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功種麥官與之種明  
年麥大熟收數倍決滯訟理經費吏民以為神  
明兩郡皆為之修建貢園且葺公宇廢壞者率  
譏笑而辯最閭除規文殿李士公在越凡有建  
明直達上前請無不從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

再用因以飛語中公既以祠歸竟降資政殿李  
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月也三年太上皇慶壽  
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六月再提奉洞  
霄宮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李士八月屢疾請  
致其事復規文殿李士壬辰薨于正寢娶李氏  
中奉大夫直顯謨莊閣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  
娶高氏封鄆国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  
郎女一人為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  
州軍州事女三人修職郎監行在車輅院吳修  
年迪功郎新福州侯官縣主簿王鐸承務郎知



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壻也曾孫二人曰雲曰  
澤並登仕郎女一尚幼公生而不羣居重慶  
下承顏幹盡曲盡孝道雍國有所鍾愛親教以  
詩書雍國父之尚質肅公介之幼子嘗在館閣  
以元祐党廢娶晁氏濟北先生補之實為羣從  
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唐  
氏晁氏諸老尚無恙公從容其間因得以講論  
文詣商榷古今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文献相  
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于典章由熙  
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

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奪烏能  
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  
七史甚備晚又著史提要行于世尤通于左氏  
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為詩伯祖內相文肅公總  
字穆父與蘓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甚多公  
尤刻意摹效詞翰得其遺風清癯如不勝衣而  
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氣節功名雖在下位  
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為經畫揣成敗多中嘗稱  
子房貌若婦人乃能仇秦而具漢蓋自况也為  
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法望之凜然即之也溫



寮史稟白使盡其詞一言剖決是非立判公家  
之利知無不為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欲迫之  
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  
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規畫甚遠亦非苟  
于就和者但以內審國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  
方可支吾以圖大計崇深果決洞見敵情嗚呼  
辛巳敵寇之變何可奈何若甲申歲公撫事勢  
謂金人弒亮之日以無名兵師騷動百姓為詞  
今新造之國又負篡弒之名必不肯教尤以取  
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徒張為虛教實主于和

故勤懇欲乞遣使以通好出兵以示備緩  
棄海泗以為惠至于執詔書而未出以當之使  
盡行公言則敵兵不動不至淮楚再遭蹂躪之  
苦公之言亦不為不用而用之頗失其机西則  
廬濠先遁東則劉宗不援魏勝以致敗死豈不  
痛哉是時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敵人似進而  
退似攻而緩公益探其欲和而已之說為是故  
王抃之行諭之曰此行有三一曰正位號二曰  
定名分三曰減歲幣廷人以為然謂如此  
何以却敵至有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



定姑少待之并回既皆如約金果退師人始服  
公能斷大事自此南北晏然以至于今誰之力  
也公始至台呂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以公輔  
期之又為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  
良貴元樞賀公堯中皆相友善有知人之鑑  
丞相史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于布衣  
或取于賓僚推輓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台郎  
者甚衆一介之士苟所許可無不委曲荐達嘗  
曰韓安國自謂所奉皆天下士矣于已者誠竊  
慕之士之美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如恐不

及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功不  
以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間居自號乃大書松  
雪以賜上亦賜忠實二字而朝宸翰光動一時  
公雖家居而恩數如政府其孫衷所著詩文奏  
議若干卷號松憲集藏于家初康公賢穆葬天  
台之巖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子從葬遂為台  
人公初歸寓瑞岩僧舍年餘始卜築于城之東  
北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繙經其中暇日幅巾  
野服與方外之士徜徉笑傲觴詠琴奕甚自適  
也及遇圓悟禪師究心內典超然自得視軒冕



如無故出處生死之際絕入甚遠得疾即屏去  
醫藥曰生則有死亦事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  
已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曹豈解此大夫  
夫何可碎覲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不答第  
捐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  
謁釋道像如平時歸即瞑目安坐至終神色自  
若豈苟然哉公薨之後象祖以書未曰先天父  
居官立朝之大節公知之最詳願為紀述將以  
告于太史氏鑰竊惟參政德望勲業存家有牒  
在固有史播紳知之士民誦之豈衰朽罷跛之

詞所能發揚現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論天下  
事見于奏對者多矣皆本于忠實合于人情是  
非有攷于前而所成敗有驗于後其先見如著  
龜之明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回太上燒香  
之行抑都人迂避之扰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  
念鑰自幼識公于三衢首蒙賞愛來碎鄉郡鑰  
初竊第以歸及尉江山公方主漕事即收置門  
下公之守娶鑰遠丞金華知遇益深茲慈寧之  
喪辟以為屬後入為六院正隸版曹煩使必以  
見屬宣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荐于



上前以鑰之不肖叨竇從列寔基于此四十餘  
年所以事提成就之者至矣而鑰既無所效尺  
寸于公者矧公之門名人才士凋謝無幾何敢  
以固陋辭謹撫其大者書之不敢隱不敢諛卒  
狀如右

攻媿集卷九十七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忠文耆德之碑 奉敕撰 標題  
一本與後卷自撰者同在當日原題  
應只此六字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  
第十二月丙申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  
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



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嘻此四朝之宗  
臣也謚以文忠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賜且詔  
臣鑰為之文臣鑰不佞荷文忠公知獎之深屏  
居四明先已撰公隧道之碑矣聖恩起于告老  
之餘待罪翰苑欲引前碑以辭綸又曰昔歐陽  
公修已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救命為之碑  
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既共二史館敢不敬承明  
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先用詔後世公  
諱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  
祖衍朝奉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

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  
公既貴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  
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  
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記問絕人紹興二十一  
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  
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  
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  
見奏篇曰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  
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  
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



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可進近作兼編類聖政所  
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舍人嘗論翟婉  
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止謂卿能文  
不謂剛正如此此其被眷注之始也應詔條上  
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廢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  
參除朔望過宮外勿取舊制至今行之事有未  
便者不憚極論上亟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致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覲除知閤門  
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  
旨覲罷帶御器械俱為知閤若以攀附舊恩尚

有可護正以搢紳指目台諫有言外議方喧而  
除命遽加非舍已從人之義有旨罷剝就閤已  
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  
已反汗今復申命豈復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  
日不獲命以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  
提點刑獄公事陸對留為秘書少監兼直學士  
院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  
取漢宣帝之意親制贊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  
周勃汲黯霍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持祿保



位故宣帝以為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  
用之何至雜霸哉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  
所蘊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寔錄院檢  
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未  
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  
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  
皇帝議遂定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  
台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  
當久任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  
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

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  
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  
同修國史寔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  
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御札引唐  
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業有成治效優  
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  
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  
而責寔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軍郡守數易之  
弊且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  
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予篇未蓋是時惟徵



為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  
道日興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願蚤擇正人先  
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  
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  
台諫無所顧忌蚤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  
英斷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職事  
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  
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既累  
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  
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願人主用之如何

耳又論臣察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石以堯  
舜之道告君寔行管商之寔指司馬光蘇軾輩  
為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上稱糞茂良措置  
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  
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  
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  
讀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  
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閒所政非是上  
曰正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  
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



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政欲謹于出令凡有未當  
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  
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草不允詔奏謂  
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然聽納曾未周歲  
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未敢具草時  
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九年  
除知江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  
撰說罷召為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  
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

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  
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無一字可議  
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  
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  
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  
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  
才為小人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  
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  
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  
逸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預



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  
陛下命以駝驅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  
可也陞兼侍讀郊祀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  
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  
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  
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  
思或有補于治道得 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  
陽修也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得旨撰逸德殿記  
及皇朝文鑑序上尤稱之賜御書白居易七德  
舞墨猶濕也除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

朝專以仁立國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  
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寔非弱也社稷靈長朕  
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耳公曰本朝似周  
秦兵雖強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  
典禮公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  
著古禮以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上  
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  
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  
改為從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



勞致此爵位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上曰翰  
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  
月除參知政事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  
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  
退則歡然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  
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  
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  
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  
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已數倍民安  
得不困此特其一耳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

椿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  
卹去歲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  
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  
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蠱起亦安肯束身自  
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  
成也上深以為然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上  
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  
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任  
怨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  
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



知樞密院事上曰三省本末可輒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弊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御筆欲移興元義勝軍于襄陽此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者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遺火因遷

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為也先是在西府暑壽安過上京北牒以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政寔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



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蘭論事  
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寔謀畫  
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  
納為戒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御筆嘗謂大  
石契丹欲加兵于金又諭結約夏國又有呼噶  
竊批上京之報魯呼噶舊作同公奏但當嚴備  
隨機應之未几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  
明矣十四年二月乙亥面諭卿在樞筦事皆經  
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  
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以委任之

意公奏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  
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  
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  
失望隨事戒勅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  
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否繳  
駁台諫諭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  
才不失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寔為  
國者因早求退甚力請依慶厯中例降秩皆不  
許遂奏寔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  
始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



紀封事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  
可尚同既是恊心體國苟有未然雖而詰何害  
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  
難止欲歸于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  
省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  
也高宗升遐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  
成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  
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  
遠來而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  
報為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

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使  
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開  
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于今不若取西  
晉宣猷堂為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  
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思陵  
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  
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  
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執上欲  
先令侍從台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謀之惟幄  
有不必詢衆者上尤稱獎卿能如此國之幸也



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公奏聖體康寧止是孝思稍過豈應倦勤上曰禮莫嚴于事宗廟而孟嚮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于執喪而不得日指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丞相壬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命公獨呈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

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有管城縣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覃霈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月求去方為諫者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  
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  
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稅  
牙契錢二十萬緡郡事皆親理之三月四月復  
元戢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荊陽郡公四年  
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上登極  
求言于求弼公奏聖孝敬天宗儉久任四事皆  
切于世用遣閭門官賜少傅告控免至再始許  
貶恩慶元元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  
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台

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奏既聞上為震悼輟朝  
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邑一萬五千六  
百戶食寔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御史葆  
之妻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  
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顥宣義郎新監饒州  
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遠承  
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嗚呼天之  
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  
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字  
受知高宗孝宗以至位極人 晚輔光宗之初



政退被主上之休寵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  
寔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韓苑時方承平  
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  
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  
眷愈隆致負元宰出處為時重輕幾無纖瑕微  
類之可指文章則迨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  
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  
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尤切切于  
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  
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于世校之前碑撮

取其名節國事而略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  
休命銘曰 魏魏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  
為盛際猗歟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  
忠再折姦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表忠規獻  
納論思知無不為彌縫輔贊百工惟熙三聖相  
授同守一道公寔佐之家有宸藻憂邊思職具  
存宏模臨机軌斷華夷謚如告老既休著書自  
若拳拳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憖遺殄瘁興悲既  
銘公墓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為宗  
臣後慶其行



玫瑰先生文集卷九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奉勅撰

標題一作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

魏國公諡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

神道碑批篇中親灑宸翰云云則此

為當日原題

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九



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中  
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諭大臣曰浩今日有  
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粵五日兼普安郡  
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寔昉于此明年  
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直講又明年為  
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  
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內禪遷中書舍人兼侍  
讀十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八月參知政事明  
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未幾罷政再典巨藩淳熙四年春召為

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相十一月罷仍侍經  
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深渥每以老  
先生呼之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  
舊學太上皇為放詔諭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  
藥院楊舜卿撫問趣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既入  
覬孝宗顧公曰卿輔朕初潛親過朕建朱邸陸  
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幃逮今三十餘  
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五年四月五日公  
薨于里第之正寢訃聞孝宗上皇震悼賻贈有  
加有旨以公負居極品又為壽皇潛藩舊學贈



卹之典宜從優異可特追風自餘賻葬恩數並  
如陳康伯例今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灑宸翰  
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且命臣鑰為之  
文臣以末學待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  
美以詔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惠自古君  
臣以遇合為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  
而不一遇也方孝宗以藝祖統系之遠承高廟  
付託之重時公以所學糾正贊弼自其緝熙光  
明推而至于事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  
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又肅孝宗繼志述事之

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于萬世而又惠  
顧帝師日篤日親昨我太師福慶流行光大顯  
休追媿典謨孝宗奄棄慈極公先六旬以遺表  
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為慶元之  
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異國公曾  
祖妣葉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贈異國夫人曾  
祖蚤卒母葉夫人有遺腹指天有誓願得子以  
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嚴以八行薦于  
朝積德垂祐寔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  
為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



尚馬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于學貫穿  
經史理致超詣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  
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為溫  
州州學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  
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吳秉信薦除太學正遷  
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  
也公智慮深長臨机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制  
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發  
引經處事動中要領完顏亮南牧邊廷用兵建  
王抗疏請為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

告聞之亟往問孰為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  
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  
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  
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于公歎曰真王府  
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  
師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高宗將過德壽宮公  
議嗣皇當乘馬扶輦高宗諭公曰執鞚前導不  
足為法公對曰臣子肅宗何取父行而子隨萬  
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議高宗數遣使邀  
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參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



項在翰苑雖暮夜宣召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死設何先公曰莫如保邊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望所屬即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容問天下人物有所聞密疏其實且識言者錄為一編昏于此乎取又得金安節王大寶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為時用嘗對德壽宮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為皇帝親臣凡

有規正不可回忌賴卿志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既不傷息足以激厲孝宗願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事張燾共政退而日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參政今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脇人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



乞罷政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為重若其請未已必得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為良工其毋怠為公既相益思所以報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諜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侗于境

外官胡昉于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為內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寔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閣門宣贊舍人遂命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道士談今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敵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猶以為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為



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  
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  
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僕  
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  
議行賞公奏請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  
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  
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  
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  
命公即選德殿庠作詔令徹戎班師專保蜀口  
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討旨明暢孝宗閱之曰他

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敵  
已扼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問道以歸  
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  
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醢公曰陛下事親可謂  
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官有何知職若非言路  
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  
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為疑若暴其罪恐  
啟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  
知温州自是益無纖芥之隙張浚屢奏欲取山  
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



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而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銳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有用緡錢千四百萬

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敵人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机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



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耨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彼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北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迩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後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

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洲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寔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之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負將自為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當巧退上為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為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西入奏其一



曰敵日為姦謀以撓我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  
方以招徠為功數年之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  
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  
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論之使安土以俟恢復  
彼且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為  
自感之計其二曰棄寔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  
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寔以集大勲先近後遠以  
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言甚切至又與浚  
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  
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

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  
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預輩有平吳之功而晉  
歸功于羊祜以祜立視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  
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  
必負自為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  
失機會乞出英斷既而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  
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  
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預聞則為用相哉由  
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  
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



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  
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  
他日必為陛下子孫之憂後銳意用兵若一失  
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  
遠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  
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  
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已  
而後亦自劾去位矣初後措置萬弩營及他所  
逮請公應之如嚮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

其進兵若边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  
請多不以時報後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  
圍裕民練兵雖不求近切而規模甚遠議者不  
察以為獨無意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  
為異也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絕之地  
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  
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  
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曰卿前  
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  
治道公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為對至鎮為民



興利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  
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  
祠不允乃許謂告迎侍未幾雁內艱公性至孝  
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  
珍饌必以分遺登位之後間問動靜以正旦賜  
酒肴使為壽特于洪夫人生朝拜公為相又嘗  
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為太  
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閩旌旄行前公擁版輿于  
後人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繼志  
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

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對賜  
宴內庭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  
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  
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  
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為帥謂  
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溥司  
取充羨餘遂為歲例奈何公奏除之至闕甃山  
路七百餘里莖旅櫬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  
闡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為式建劔四州多不舉  
子臧獲則取于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為莊負婦



孕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略之害  
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三年孝宗問  
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  
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者至而  
降親批三遣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封以付  
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聞輔臣誦英州及見  
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授嶺南寔國家忠厚之  
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唯他日語近臣曰史  
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讀三朝實訓及  
真宗止說事關治体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

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  
机泉宣勸無算至二鼓孝宗携手登橋又賜三  
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双蓮燭以送且曰此游  
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  
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  
孝宗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丞相久矣與執政  
入謝德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  
以士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  
為之一清初相時蜀帥以緡錢獻公謂宜以儉  
德風天下請以賜蜀郡復二稅是年紹興所獻  
復倍此孝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椿如何



公對曰郡方困于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金厯以八月晦為九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厯官公曰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遽治厯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藝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舊期孝宗以為當後皆如公之言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秘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閤門舍人方以比館職亦當列于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視文武

如一為得大体十月請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掠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為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為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不聞等死死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顏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



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  
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  
孝宗曰史浩蓋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  
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  
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  
次收擢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宮臨幸  
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為豐沛故人之飲  
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  
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  
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

民耶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  
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  
祖不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  
而大備夫忠厚豈有過耶乞改曰一于忠厚孝  
宗曰非卿不能為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  
至八月陛辭猶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  
公嘗歷永衛魯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仍如曹  
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  
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  
奉俞音乃絕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裒兩朝所



賜御書建閣以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  
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為良臣  
卿輔朕之久日間忠言深晤朕心尚何歟乎教  
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  
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  
請銘諸石為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  
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  
加器寶兩宮使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  
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筭月乃東上皇御  
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千

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宗詰曰  
今與卿皆閒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  
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  
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  
嫌疑足可為度暑計毋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  
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孝宗曰此皆卿  
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滕文公  
盡哀戚之情而弔者大悅實自然友反命之一  
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學謂父子  
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



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惟應尊事不倦使慈孝  
而盡為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永無極  
故孝宗不忘此言再拜奏陛下臣非徒使需  
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為  
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乎天下之隱難狀  
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  
舉人才受盡言也太上垂聽慰獎再三既歸之  
次年長子弥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  
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  
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

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瞑享年八十有九  
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  
弥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  
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弥正朝奉大夫復直祕  
閣主管華州雲台觀弥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  
武夷山沖佑觀弥堅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  
管文字弥大弥遠皆登進士第弥正弥堅亦累  
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  
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  
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司檢踏官豐謙次遼朝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  
事李友直次遼迪功郎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夏鼎次遼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王楠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  
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  
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議郎新知婺州蘭溪縣  
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  
温州瑞安縣主簿寔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  
酒庫宣之憲之舊之寬之宥之賓之孫女十五  
人長遼奉議郎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

遼通直郎新知名州鄞縣丞吳樸次遼宣教郎  
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鉅次遼宣義郎新監臨  
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胡綱次遼修職郎新秀  
州華亭縣支監官王反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  
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  
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于鄞縣荆  
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備  
福無比蓋嘗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  
于心故為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  
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



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  
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  
道發之君臣道合胞然無間蓋近古人主躬行  
道喪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  
而固豈無所自哉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  
其間有負卿者亦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  
報陛下也臣所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  
故人人自以為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賢者  
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  
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得報怨耶對曰臣

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  
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詆毀尤甚公薦濟掌內  
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  
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  
之寬厚類此人雖有不悅然無物可以忤意古  
人所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  
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  
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  
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  
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來不



問劇易雖至難甚穴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  
酬應益有餘裕故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  
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  
虛退然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  
此如萬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  
業則用之猶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  
日長故舉世無怨無惡惟以鉅公大度推之生  
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  
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  
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

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高宗天開中興肇  
宋基業思永繼承藝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  
託續宋之緒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圖之謹  
厥輔翼孝宗武文寔惟承之雍雍太師寔維成  
之帝咨臣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覺兩  
輔予政毋經黷兵毋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著  
龜靡有差忒旁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  
外晏然繼志述事二十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  
格三奉玉卮四登寶冊召對德壽嘉帝之孝又  
曰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教誨之功臣亦歸



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之福  
祿寵崇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雖恨莫  
追有赫景命湯孫是纂願瞻遺烈予以迨遠錫  
之篆碑孝宗有臣報我天子詔爾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八終



